

雜文叢書

列車編

第一種

周木齋著

消長集

北社印行

前記

把一年半的雜文，選了二十三篇，依寫作時間的先後，排列成集，還要另外給取一個名字，這就是「消長」。因為我有一點辯證癖，覺得「消長」之間含有這一點意思，而同時也存在着戰鬪。戰鬪又談何容易，但私淑的心情却是有的，由於自幼看着忠厚勞苦的母親受人欺凌而死，小妹失恃漂泊而死，而我也就是漂泊於欺凌者羣之間的一個，以沈默爲反抗，日積月累，便釀成了一副戇脾氣。這是昇華罷，但欺凌者羣也有「昇華」的，我們不是感到窒息麼？

辯證癖和戇脾氣的反映於文字，便是喜歡說理，未免生硬，流利是沒有的。辯文也本來不一定要流利，否則也不成其爲難，這是夾了泥沙的泉水，並非蒸溜

水。在寫作的時候，總是想只要把因有所感而把理說出來，便算於願已足，重質，而不計文，實在有點野氣。有時爲了工文，結果轉又刻意，正如所謂「刻舟求劍」。但傾向於說理，由感而來，卻非純粹的感，這點，在我也自覺的。想要抒感，還是疑理，於是有這裏比較特殊的三篇影痕的形式。

雜文已經大致被認爲戰鬪的了，凡有所作，總也希望或消或長。回顧一下所收的各篇，顯然的有另一種的消長，就是從建立民主反法西斯陣線未成到獨行其是的攻勢防禦。然而如此大事，豈不自知說也那用，則以本質一貫的形式突變，引起許多惶惑的情緒，感到有我自以爲的意思，需要一說，而也希望能萬一影響於人們的觀感。當時我想，人總應該有信仰的，我也有那信仰，而且我的戇脾氣也使我深信不疑，如果那信仰動搖了，甚至接着幻滅了，不是要陷於虛無麼？縱不虛無，我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不是都需要從頭再來另行建立麼？現在事實確也證明，那自棄於建立民主反法西斯陣線的，已經自食其果，也不見得怎樣援助

我們，我們較之向所希望的援助者，還要卓立堅強，而始終援助我們的，還是那信仰的現實。

但從「消長」的名稱，又使我想到了雜文的本身。這個，是消，不是長，是很明顯的。如果認為過去時常有人哄然攻訐雜文，可見雜文之長，那麼近來有「重振雜文」的呼聲，也便可見雜文之消。北社列車兄，要我結集一冊雜文，是也有鑒於雜文之消，而希望長之的，我起初爲他擔心效果，也便是結集分量不多的由來。但他決意要出，這是走沙漠的路了，我也喜歡這樣，寫雜文本來是走沙漠的路的。

二十三篇之外，有一篇「岳飛與秦檜」的反正，還是一九三五年寫的，因爲和「民逼官反」一文是對於同一個人的類乎同樣的文章而寫，有點聯繫性，所以收在這裏，算做回溯。

一九四〇年九月十一日，周木齋記。

原书空白页

目 錄

世間無桃源·····	九
道義・功利和利害·····	十二
中國的二英雄·····	十六
虛無的現實·····	十九
「聞者足戒」·····	二十二
「民逼官反」·····	二十八
回溯 「岳飛與秦檜」的反正·····	三十一
鄉原和董·吉訶德·····	三十八

影痕·····	四十二
尊重人生·····	四十四
希特勒和羅佩斯比爾·····	四十六
影痕·····	五〇
不在岳飛之上·····	五十四
無感之感·····	五十七
三不朽論·····	六〇
格「格言」·····	七十四
關於濫用名詞·····	七十七
不投機的話·····	八〇
大巧若拙·····	八十三
影痕·····	八十五

借鑑·····	八十九
民族的二型·····	九十三
道佛化的儒家者流·····	九十七
三年·····	一〇一

原书空白页

世間無桃源

晉時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是中國的一篇典型的避世的文章，此中「避秦亂」的後人，既「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忘記了本身的時代，而「此中人語」，亦「不足爲外人道也」，隔絕了本身的時代。因此產生了作爲避亂之地的，甚至傳爲單純的美談的成語——「世外桃源」。

「桃源」的確是在「世外」的，但也就是說世間並無桃源，因爲桃花源記本來是出於純粹虛構的想像。而這想像，其實倒是提醒時代而又宣告「外人」，楊朱無書，一「記」卽屬執着了。雖然桃源終於迷失，「後遂無問津者」，那樣苦心心地使保留於世外，卻正啓示子虛烏有，成爲遺世獨立之想像的一閃爍。

「世外桃源」之爲虛妄，是可說古已如此，而於今爲烈的。然而這虛妄的觀念，在昔還是隱士的心境，於今卻成爲從政者的「治安策」，這也可以說是「爲烈」的。

在新加坡，有許多種影片，最近被海峽殖民地檢查員禁止開映，裏面有幾種被禁映的理由，如中國影片數部是因有「政治性」和「宣傳作用」，環球影片公司的「西線無戰事」也是因有「政治性」，派拉蒙的新聞片「舉世詆責暴行」是因內容涉及德國的反猶運動。新加坡是太平洋和印度洋間的孤島，孤島在昔是往往最被看作理想中的「世外桃源」的，於今總沒有這種天真可掬的見解了。脫離政治在昔是作爲隱士的文憑和資格的，雖然還談政治，而正顯得瀟灑，於今的從政者卻連影片的「政治性」也不能有了。然則「世風」（該說「隱氣」）並非「日下」，而是「蒸蒸日上」的呀。

非惟孤島爲然，雖本部亦有之，據說：世界上沒有思想的對壘：意思是在否

認民主和平陣線和法西斯侵略陣線對壘的說法。但事實是有的。因此，可知單說「政治性」，便未免失之籠統，正如否認兩個陣線的對壘是一樣的籠統，而所謂「政治性」也正是籠統否認兩個陣線對壘的另一種說法：實際的意義正在此。

但民主文化是需要保衛的，世界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反法西斯反侵略就是爲了保衛民主和平的，於今，法西斯的侵略火燄，又燒到新加坡和香港之間的海南島了，世間無桃源，難作世外想，應作民主和平之一重鎮的英國，是應負有更大的使命的啊。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三日

道義·功利和利害

董仲舒的警句：「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假使果真有這樣的精神，是值得欽佩的，但不能因此把道義和功利對立起來，使之成為兩概。道義之所以要明正，正因為是公共的而非偏私的功利，在主觀上就已如此，否則又何必要明正？即使有成敗利鈍，在所不計的精神，單作道義觀，不作功利想，但在客觀上，真正的道義也必然符合於公共的功利，能達到公共的功利的目的，正其義而利亦隨之，明其道而功亦隨之。雖然中間的過程並非完全直線的，而有時是曲線的，或者頓挫，或者竟甚至折斷，但最後的公共的功利總是屬於真正的道義的。而且，在遭遇頓挫或折斷的過程裏，憑空講道義，還不如切實着眼於功利

因爲「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衝動的，計謀功利是理智的，衝動一時，容易喪失信心，衝動一過，就灰心了，理智長久，容易保持信心，經過思索，勇氣又作。單舉一個現實切近的例來說，抗戰是爲正義公理，同時也爲事功利益，是爲世界的正義公理，也爲世界的事功利益，而不單是民主各國在華的利益，雖然也包括在內。這些都是互相聯繫，而不可分割的，因爲和平是不可分割的，道義是不可分割的，功利是不可分割的。因爲道義和功利的關係是不可分割的。因爲真正的道義是具體的，並非抽象的，它就以公共的功利爲內容。

然而在普通的情形，說到道義，就好像迂遠而關於事情，和功利分離了，雖然實際並不如此，但尤其是在國際關係上，要取得友邦的同情和援助，單說正義公理，是不夠的，必須同時曉以利益，才能更加有動乎中，寄以同情，給予援助，而實際的情形也的確如此。

道義雖然以功利爲內容，卻不能和利害關係混爲一談，因爲實現道義，達到

功利是要除去要害，在這過程中間，還有其他的利害關係，而需要避害就利，避小害，就大利的。利害關係並非一成不變，乃是隨着環境的具體條件而轉移的。在那一個環境是害的，但在這一個環境卻是利，事情沒有什麼希奇，因為具體條件不同了。砒礪可以藥死人，也可以醫愈病，因環境的具體條件不同而利害也不同。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不管環境的具體條件，執着理論，以為那時有害的，這時也一定有害，或者那時有利的，這時也一定有利，便是機械主義的，公式主義的觀點。蘇聯是社會主義的國家，然而過去爲了社會主義建設，曾和資本主義國家保持和平，這不能說和社會主義牴觸的。近來爲了反法西斯的侵略，和民主和平的資本主義國家，或者互助，或者親善，或者接近，總之，是想而且曾經進行聯合的工作，以建立集體安全制度，這也不能說和社會主義牴觸的。

理論隨着環境的具體條件的轉移，需要根據新的環境的具體條件，也就是根

據新的經驗，來充實理論。理論是發展的，這才能成為科學的理論，因而也才能發展，不成爲公式，不陷於停滯，不變作羈絆，不使本來有利的轉到有害的。理論有集中的焦點，但這焦點並非憑空孤立的，而是從觀察整個的環境的具體條件，根據全盤經驗得到的，這才易於實行，行之有利無害，着實得力。再舉一個現實切近的例來說，就是集中焦點於反抗法西斯的侵略。

三月八日

中國的二英雄

香港大學副校長史洛斯，最近在某教育集會上演講，說此次戰爭，中國產生二英雄，一是蔣委員長，一是農民。他說：「蔣氏以崇高之人格，堅毅之意志，及對偉大主義之不渝信仰，使全國人民團結一致，故係此次戰爭中所產生之英雄。另一英雄，乃係中國之貧苦農民，彼等來自田間，配備以簡陋之服裝與武器，死守於壕壘之中，歷盡艱苦而死者，不知凡幾。是故，吾人對蔣將軍與一般士兵，均應致最高之欽敬」。

蔣委員長是中國的民族英雄，是誰都知道的，史洛斯說明的理由，也很確當。至說農民也是英雄，假使不看所舉出的理由，大概怕會不大相信的罷，自